

# 夏鲁寺甘珠尔殿阿閦佛九尊坛城考 \*

王传播

**内容摘要：**夏鲁寺甘珠尔殿的门楣之上有阿閦佛九尊坛城一铺，有关此坛城的图像渊源及其在甘珠尔殿内的义理功能等问题学界鲜有论及。本文以释读布顿·仁钦珠的《净除诸业障之世尊不动如来坛城仪轨》( དེ་ཆུ་འཇམ་དཔལ་མི་བྱුଣ୍ଣା·ପତି·ଦୁର୍ଗୀତ୍ୟ·ବର୍ଷା·ଶ୍ରୀ·କ୍ଷା·ଯା·ଶ୍ରୀପ·କ୍ଷୁଦ୍ର·ପବ୍ଲୁଣ୍ଣା·ଶ୍ରୀ ) 为基础，考证认为该坛城仪轨渊源于此，乃以清净恶趣为旨，置于殿门之上为入殿礼拜者灌顶加持殊胜佛法。依据该文本中的相关描述，并结合阿底峡、仁钦桑布等人所作的不动如来仪轨，论证此种净罪除障的阿閦佛与《恶趣清净怛特罗》的渊源关系。最后结合喜马拉雅西部地区 13—15 世纪的过街塔藻井中的阿閦佛图像及其演变，梳理此类净罪阿閦佛信仰由早期大乘图式向后期密教坛城式样转变的发展历程。

## 一、甘珠尔殿阿閦佛坛城图像解析

夏鲁寺甘珠尔殿始建于公元 14 世纪初古相·扎巴坚赞 ( བୁଦ୍ଧିମନ୍ଦିର·ଶବ୍ଦିନ୍ଦ୍ରା·ଶ୍ରୀ·ଅକ୍ଷରା 1306—1326 年在位) 时期，殿内正壁绘有藏传佛教艺术史上最为杰出的金刚界五方佛，大日如来位居中央，于其右侧安置宝生如来、不动如来，左侧安置不空成就如来与阿弥

\* 本文为 2015 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重点课题《夏鲁寺艺术与汉藏文化交流研究》阶段性成果。

陀如来，是典型的金刚界五佛配置格局（图一）。

与正壁相对的门壁入口的上方绘有一铺配置独特的阿閦佛曼荼罗，主尊阿閦佛现蓝色身、一面二臂、右手触地印、左手禅定印并执金刚杵，身依红色日轮之中；身现菩萨装，发辩散肩，严饰三叶冠、圆形耳铛、颈饰、U形璎珞、臂钏、手镯；下身着彩色裙裤，金刚跏趺于斑莲之上；圆形头光、马蹄形背光，头光为素底，背光中则绘以圆形卷草纹。以阿閦佛为中心展开八叶莲瓣，其上分别见八身尊像。东、东南二尊身色为白色；南、西南二尊身色为黄色；西、西北二尊身色为红色；北、东北二尊身色为绿色（图二）。



图一 夏鲁寺甘珠尔殿正壁五方佛（谢继胜摄）



图二 甘珠尔殿阿閦佛曼茶罗（谢继胜摄）



图三 1 阿閦佛曼茶罗（谢继胜摄）



图三 2 阿閦佛曼茶罗下方题记（谢继胜摄）

四方之四尊皆为男尊，身相庄严，与主尊阿閦佛基本一致，仅手印、持物、身色有所不同，其中东方尊二手当胸持法轮并结说法印；南方尊右手与愿印、左手禅定印并执持宝珠；西方尊二手结禅定印，并托白莲；北方尊右手当胸无畏印，左手禅定印并托载羯磨金刚杵。四维之四尊皆女尊，所见庄严与前类似，身态婀娜、胸部丰满并向与之身色相同的四方尊倾肩，头、肩、腰形成优美的 S 形并半跏趺坐于莲台之上；皆现一面二臂，右手当胸执持各自对应的四方尊的相同法物，左手皆抚腰并持金刚铃。曼茶罗外部四角分别现八吉祥。

从图像学角度看，环绕阿閦佛的八尊胁侍或可辨识为金刚界四佛及其四明妃（图三 1）。分别为东方大日如来（*梵·般·若·闍·多·彌·陀* Vairocana）、南方宝生如来（*釋·迦·彌·奴·摩* Ratnasambhava）、西方无量寿如来（*釋·多·彌·陀* Amitābha）、北方不空成就如来（*大·持·多·羅·密·陀* Amoghasiddhi），及各自对应的东南佛眼佛母（*觀·音·菩·薩* Locanā）、西南金刚界自在母（*大·持·多·羅·密·陀·尼·提·多·波·多·羅·密·陀* Vajradhātviśvari）<sup>1</sup>、西北白衣佛母（*大·持·多·羅·密·陀* Pāñdara）、东北度母（*度·母·菩·薩* Tāra）。

若依此来看，该坛城将金刚界曼茶罗中的东尊不动如来与中尊大日如来置换位置，并置四明妃于四维，这种坛城的配置结构应与金刚界曼茶罗（Vajradhātumanḍala）和秘密集会曼茶罗（Guhyasamājamanḍala）有着深刻关联。事实上，在瑜伽续发展的后期阶段，金刚界主尊大日如来在图像上被置换的情况时有出现，如在法界语自

<sup>1</sup> 一般来说，在藏传密教经典中少见对宝生佛明妃的描述，而摩摩枳佛母对应为阿閦佛之明妃且身相与之一致，故而无法确定此身佛母的具体身份，但亦有将金刚界自在母（Vajradhātviśvari）与宝胜如来对应的说法，见 B. Bhattacharyya, *The Indian Buddhist Iconography: Mainly Based on the Sadhanalama and Cognate Tantric Texts of Ritual*, Calcutta: K. L. Mukhopadhyay, 1958: 74.

在曼荼罗 (Dharmadhātuvāgīśvara Maṇḍala) 中，主尊大日如来即被法界语自在文殊 (Dharmadhātuvāgīśvara-Mañjughoṣa) 所取代，并将四明妃替代内四供养女安置于坛城内院之四维处，彰显了密教仪轨向无上瑜伽续转变的鲜明倾向<sup>2</sup>。

## 二、甘珠尔殿阿閦佛曼茶罗图像探源

该本子在描述观想阿閦佛曼荼罗之前，首先展开了大量对观修金刚界五佛五明妃以及单尊阿閦佛的具体指导，以此统摄整部仪轨。现摘译相关内容如下：

<sup>2</sup> 相关研究见王瑞雷：《夏鲁寺东无量宫殿曼荼罗配置及法界语自在曼荼罗研究》（指导教师谢继胜），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2。

先如诵阿闍佛之礼赞，而后二手面合观想月轮上现卍字。与卍现殊胜光辉，观想二手掌中现十六个原音字母，五手指中从拇指起分别为誐、𠂇、𠂇、𠂇、𠂇五字，如次第安置。右手分别是大日如来等五父，而左手分别是金刚界自在母、金刚心母、金刚灌顶母、金刚武器母、金刚一切母等不同种姓的五父母，如是观想，手指如独股金刚杵，其中现殊胜清净，如之鲜明观想五种姓双修之状，想五种姓双修相互与方便智慧完全相连……<sup>4</sup>

而后观修的是，成就无量如来之大成就。<sup>5</sup>

三昧耶手印；二中指相合举起现金刚结，大日如来与心母金刚母的（手印）如是。二中指向内曲指相结金刚结，阿閦佛的（手印）如是。心母金刚母中指背向弯曲则如大宝一般，宝生佛与宝金刚母的（手印）如是。心母金刚母二中指中部弯曲如莲花一般，无量光佛与法金刚母的（手印）如是。心母金刚母之二食指弯曲如金刚杵一般，不空成就佛与业金刚母的（手印）如是，如此附带解说四佛母之手印。<sup>6</sup>

通过以上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在上述阿閦佛曼荼罗仪轨中，“**āraṇī**”实际充当着主尊阿閦佛的观想种子字，而后面的四组圣字则对应其余四佛。甘珠尔殿阿閦佛曼荼罗题记中出现的“**āraṇīāraṇī**”乃是坛城主尊阿閦佛的种字真言；而“**śākamūlaśākamūla**”“**śākamūlaśākamūla**”“**śākamūlaśākamūla**”“**śākamūlaśākamūla**”则应该分别对应大日如来、宝胜佛、无量光佛及不空成就佛，以此真言统摄金刚界五佛之观想修持。事实上，此真言与阿閦佛曼荼罗仪轨之间存在着固定的对应关系，后世仪轨文本中多有类同论述。如觉囊祖师多罗那他（**敦·班·却** 1575 – 1634 年）在其《简识阿閦佛九尊曼荼罗仪轨》（**śākamūlaśākamūla**）

<sup>7</sup> 中所描述的即是此种阿閦佛曼荼罗及上述观想真言<sup>8</sup>。

此外，如文中所述：

事实上，念诵此真言并如是观想阿閦佛的过程实际就是融智慧与方便为整一的成就过程，而这也正是对上文描述的金刚界五佛五明妃观修仪轨所象征的和合智慧方便的总结与呼应，即强调观修阿閦佛对此类无上功德的总持作用。

此外，文本中对应金刚界五佛的五尊佛母也并非是金刚界曼荼罗中的典型佛母配置，而是金刚界自在母（**རྒྱྱ ད୍ୱିଦ୍ୱା ༐ བ୍ରାହ୍ମଣ**）、金刚心母（**རྒྱྱ ད୍ୱିଶ୍ଵରା**）、金刚灌顶母（**රྒྱྱ ད୍ୱିଦ୍ୱା དନ୍ତରା**）、金刚武器母（**රྒྱྱ ད୍ୱିଦ୍ୱା ཁକ୍ଷବା**）与金刚一切母（**රྒྱྱ ད୍ୱିଦ୍ୱା ཁୁଦା**），这对甘珠尔殿阿閦佛曼荼罗中的四维女尊的尊名辨识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此种尊格配置着意突出强调了以阿閦佛为主尊的金刚部种姓。

随后该文本便展开了对阿閦佛十三尊曼荼罗（见图四）的具体描述，内容摘译如下<sup>9</sup>：

……圆轮周边由金刚杵鬘环绕，观想法轮的中心现<sup>釋迦牟尼</sup>字于象座上；东面现<sup>毘盧遮那</sup>于狮座上；南面现<sup>寶生佛</sup>于马座上；西面现<sup>藥師佛</sup>于孔雀座上；北面现<sup>觀音</sup>于迦楼罗座上；天众座的四角和四门处，观想<sup>密嚴</sup>字依于莲花之上，<sup>卍</sup>字现于月轮之上，辅助之观想如是。而后中心座上是主尊，按照前文所述的根本身观想之，金刚杵中放射光芒，作以殊胜真言与手印即可至二十二圣处。……真言与光芒相融化现大日如来，其身色白色，结大圆满印，执持五股金刚杵，圣身观想法门如是。然后在心中默诵，在东方白莲之上施金刚跏趺坐，居于安立门……观想黄色的宝生佛于南方轮辐上，左手禅定印，右手与愿印执

持宝珠。……观想红色的无量光佛于西方轮辐之上，结禅定印执持莲花。……观想绿色的不空成就佛于北方轮辐之上，结无畏印执持不同的十二股金刚杵，左手禅定印。然后众如来皆现转轮王之衣装，严饰各种宝物，如此饰之，现日光辉耀，施金刚跏趺坐。《清静续》与《九顶续》中四者皆为白色，现与愿印与无畏印之相<sup>10</sup>。而此传视为禅定印、与愿印、无畏印。……香女白色，二手持梵香炉居于东南台阶上，如是观想。……花女身色黄色，左手持花瓶，右手花雨，据西南方，如是观想。……灯女身色粉红，二手持灯，据西北方，如是观想。……涂香女身色绿色，左手持香法螺，右手持香云，如此供养众如来，据东北方，如是观想。……护门金刚钩身色白色，二手持金刚钩，以拉引众如来，据东门，如是观想。……护门金刚索身色黄色，二手执持金刚索，以摄众如来，据南门，如是观想。……护门金刚锁身色红色，二手持金刚锁链，以绕众如来，据西门，如是观想。……护门金刚降身色绿色，右手持金刚铃，以降众如来，左手依座，据北门，如是观想。诸尊皆坐在莲月座上，施菩萨跏趺坐，身饰各种宝物，上身着绸衣，下身穿丝裤。双目张开现愉悦之色，放射以月轮光芒，尊胜佛陀坛城至此。

与此同时，布顿在文中也明确论述了此种阿閦佛曼荼罗仪轨及观修真言的净除恶孽、往生净土的殊胜功德：

ॐ गं ग्वे गं ग्वे ॥ शङ्क वे शङ्क वे ॥ हं त्रै हं त्रै शु ल वी शं टि छ व शं टि छ वा  
एत गव ए शु र न त्रै शु र ॥ 从此世间驱入彼岸世间，作此可清净无始轮回中的一切恶行业障与一切各种悭吝烦恼之污垢，从而进入彼岸清净圆满，顿悟以成圆满证悟。授予如此入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等，于贪婪中最终入失律、

10 《恶趣清净怛特罗》的金刚手十三尊曼荼罗中，主尊金刚手菩萨由阿閦佛、宝生佛、无量寿佛、不空成就佛等四佛环绕，此四尊身形即如此处所说。布顿在《普明曼荼罗庄严》(गुरु रिण शी द्गुष्मा घर्षन श्री पर्स्ति द्वापर्युग्मा र) 中有描述，详见注 18。

<sup>11</sup> 嗟忿、懒惰、散动、邪慧等。

总体来看，甘珠尔殿的阿閦佛曼荼罗配置应是对该本子所蕴含的总摄金刚界五佛五明妃双运观修的阿閦佛仪轨思想的象征性表现，以呈现智慧方便之无上和合，由之对应殿内正壁的金刚界五方佛，形成修习次第上的呼应。因此，阿閦佛曼荼罗在甘珠尔殿中实际充当着通往清净彼岸世界的方便法门，设计者将象征五佛五明妃和合相融的“净除诸业障阿閦佛曼荼罗”及观修真言安置于殿门之上，欲授入殿者以阿閦佛为内核的智慧方便双运之仪轨加持，助修习者脱度世间轮回、净除罪孽业障，即身入彼岸清静世界。所以说对于整体义理设计而言，此铺阿閦佛曼荼罗似乎更应当被视为一种加持智慧方便以净除罪孽的殊胜路径。但此处的阿閦佛曼荼罗何以有如此义理指涉，其渊源何处，下文将对此作专门解读。

### 三、阿闍佛坛城文本渊源初探

布顿在《净除诸业障之世尊不动佛曼荼罗仪轨》中描述的阿闍佛曼荼罗仪轨依自于《恶趣清净恒特罗》(ଦ୍ଵାରା ଶନ୍ତି ସବଳ କରି ଘୟନ କରି ଶୁଣି ଦେଶ ମାତ୍ରି ମହିଦ୍ଵାରା ଶୁଣି କୃପା ପଦି ସହା ଧା ବିନା ପରି) <sup>12</sup> 中的“摧破阎魔金刚手十三尊曼荼罗”(ଶୁଣି ବା କରି ଏହି ସଦଶ ଦ୍ଵାରା ଘୟନ କରି ଶୁଣି ପଦି ଦୁର୍ଗାପରି) 而成。

<sup>12</sup> 北京版《大藏经》No.116、No.117，德格版《大藏经》No.483、No.485。

这在本子的结尾处有明确描述<sup>13</sup>，确凿地指出了此曼荼罗仪轨与《恶趣清净怛特罗》的源流关系。

《恶趣清净怛特罗》为瑜伽续重要经典<sup>14</sup>。公元8世纪，印度译师寂藏(Śātigarbha)和西藏译师胜护(Jayaraksita)共同翻译此经，公元9世纪前半叶由马·仁钦却(ମାର୍କିନ୍ଦ୍ରାକ୍ଷସ)对其加以系统编纂校订；公元13世纪，Devendradeva、吉祥智(Mānikaśrijñāna)、西藏恰译师却吉贝(କ୍ଷାଣ୍ଟଶ୍ରୀପାତ୍ରାହିନ୍ଦ୍ରାପାତ୍ର)将《恶趣清净怛特罗》的另一部梵本藏译，称之为新译本。此后关于该经典的注疏便有新旧二派之分别，旧译本中共包括十二种曼荼罗<sup>15</sup>，新译本中共有十一种。因其鲜明的超度亡魂、往生净土等义理功能而大行于丧葬仪轨，有着相当广泛的民众信仰基础。

<sup>14</sup> 有关恶趣清净文本及诸曼荼罗的系统介绍见 Tadeusz Skorupski, *The Sarvadurgatiparisodhana Tantra—Sanskrit and Tibetan texts with introduction,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notes*, Delhi: Motilal Banarsi Dass, 1983. Steven Neal Weinberger, *The Significance of Yoga Tantra and the Compendium of Principles (Tattvasamgraha Tantra) within Tantric Buddhism in India and Tibet*, M.A, University of Virginia, 2003. 酒井紫朗：「惡趣清淨軌について」，《密教文化》第 123 号，1978 年。王瑞雷：《敦煌西藏西部早期恶趣清净系曼荼罗图像探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14 (5) : 81 – 98。

15 即普明根本曼荼罗（*गुण-रेणु-कृ-दण्ड-द्वीपा-वर्ष*）、释迦牟尼佛曼荼罗（*क्षमा-स्वामि-पति-द्वीपा-वर्ष*）、金刚手曼荼罗（*शुभ-कृ-दण्ड-स्वामि-द्वीपा-वर्ष*）、四天王曼荼罗（*त्रूप-क्षेत्र-पवित्र-वर्ष*、*पति-द्वीपा-वर्ष*）、十护方曼荼罗（*क्षमा-पत्र-वर्ष*、*पवित्र-वर्ष*、*पति-द्वीपा-वर्ष*）、八曜曼荼罗（*अश्व-पत्र-कृ-श्वर-वर्ष*、*पति-द्वीपा-वर्ष*）、八龙王曼荼罗（*ग्रा-क्षेत्र-पत्र-कृ-श्वर-वर्ष*、*पति-द्वीपा-वर्ष*）、八怖畏曼荼罗（*दण्ड-रेणु-पत्र-कृ-श्वर-वर्ष*、*पति-द्वीपा-वर्ष*）、八大天曼荼罗（*ध्यु-क्षेत्र-पत्र-कृ-श्वर-वर्ष*、*पति-द्वीपा-वर्ष*）、无量寿曼荼罗（*क्षेत्र-दण्ड-श्वर-मी-द्वीपा-वर्ष*）、转轮王曼荼罗（*वर्ष-वर्ष-सम्भूत-पति-द्वीपा-वर्ष*）、炽烈火焰曼荼罗（*ज्वल-वर्ष-वर्ष-पति-द्वीपा-वर्ष*）。忿怒火焰曼荼罗为旧译《恶趣清净怛特罗经》中最后一个坛城，亦是唯一一个忿怒本尊坛城，新译本中未见此曼荼罗。

该续着重突出了秘密主金刚手菩萨的义理地位，显现了鲜明的后期瑜伽续经典向无上瑜伽续转变的特征。大日如来作为金刚顶经系的根本主尊仍为其中主尊，续中的根本曼荼罗因新旧译本不同，可分普明大日曼荼罗和九佛顶曼荼罗。而在续中的后分章部分，金刚手菩萨代大日如来宣讲清静法门，充当着实际主尊<sup>16</sup>，并是六种世间曼荼罗与一种出世间曼荼罗的共同主尊，显现了其尊崇的义理地位。此种“金刚手十三尊曼荼罗”便是以金刚手为主尊的出世间曼荼罗(त्रिशंकुष्ठास्त्रदण्डस्त्रिष्वास्त्रशङ्क)。<sup>17</sup>主尊金刚手菩萨于坛城中现金刚萨埵之身形，并由阿閦佛、宝生佛、无量寿佛、不空成就佛等金刚界四佛环绕，突出了其鲜明的法界主尊之地位，并配以香、花、灯、涂四供养与四摄菩萨以形成完整的十三尊配置（图五）<sup>18</sup>。

但《恶趣清净怛特罗》中并未出现以阿閦佛为主尊的坛城仪轨，《净除诸业障之世尊阿閦佛曼荼罗仪轨》中所说的阿閦佛十三尊曼荼罗，正如其文末所言：

信众敬仰尊胜不动佛乃为不动佛曼茶罗仪轨，其讲说依自《清净续》和《九顶续》，摧破阎魔十三尊坛城中的东方为不动佛为其主尊的父部种姓之本尊，此依从于二续。

此应是以《恶趣清净怛特罗》中的出世间金刚手十三尊曼荼罗的配置结构为基础，辅以种姓理论将金刚部主尊阿閦佛植入其中而形成了独特的金刚界五佛配置，将阿閦佛与该续勾连并置其为五方佛之主尊，并由此展开对五佛五明妃的观修仪轨。此种设计从

<sup>16</sup> 这应是《真实摄经》系瑜伽怛特罗向无上瑜伽怛特罗过渡的一个重要特征，着重突出秘密主金刚萨埵之地位，在该续的后分章中金刚手菩萨充当着诸佛菩萨集会中的尊拜问法对象。

17 关于《恶趣清净怛特罗》新旧译本的比对研究见 Tadeusz Skorupski, *The Sarvadurgatipariśodhana Tantra: Sanskrit and Tibetan Texts with Introduction,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Notes*, Delhi: Motilal Banarsi Dass, 1983.

18 布顿在《普明曼荼罗庄严》(ぐく・ル・シ・ム・ド・ス・ル・ハ・ソ・ル・シ・ム・ル・シ・ム) 中对《恶趣清净怛特罗》中的十二种曼荼罗有着极为详细的描述，其中对金刚手曼荼罗的描述如下：“所有天众皆施坐于莲月台座之上，中心所见为金刚手，执持金刚杵和铃，与金刚萨埵之形一致。东方所见为不动佛，南方宝生，西方最胜莲花，北方不空成就，诸佛右手皆施与愿印，左手无畏印；五尊皆现转轮王装，严饰具足庄严，面露微笑，身色洁白，饰金刚跏趺坐。四佛背依日轮，头戴金刚宝冠，而金刚手菩萨则戴五佛冠，身依月轮。……在四方处见烧香女等四女尊，四门处见四位护门神，现怖畏左展姿，严饰灌顶五佛冠和金刚鬘。摧破阎魔金刚手曼荼罗至此。”(ム・ル・シ・ム・ド・ス・ル・ハ・ソ・ル・シ・ム・ル・シ・ム・ル・シ・ム) 详见 Bu ston Rin chen grub & Rin chen rnam rgyal, The Collected Works of Bu ston, Lokesh Chandra, ed., Volume 17, 2000: 315-362.

另一个侧面也显现了随新译无上密法的传播而独尊阿闍佛于金刚界五佛的仪轨变化。

这或与阿底峡尊者 (Dīpankaraśrīnāna, 982 – 1054 年) 的传法活动有着直接关系，阿底峡亲作有四篇以清净恶趣、净除业障为目的的阿闍佛仪轨口诀：《净除诸业障成就法》(एषं शैषां कृत्या शूद्रं शीर्षम् एषाम्) <sup>23</sup>、《恶趣清净续坛城仪轨》(एवं संदृश्युद्धाराद्विलापसंक्षिप्तं) <sup>24</sup>、《世尊不动如来成就法》(षट्कं अङ्गं वदनं शीर्षम् एषाम् एवं शैषाम्) <sup>25</sup> 及《护摩仪轨》(ह्येवं शैषाम् शीर्षं कृत्या) <sup>26</sup>。其中此篇《恶趣清净续坛城仪轨》中所讲说的便是阿闍佛坛城仪轨，可见阿闍佛与该续间的密切关联，该坛城之配置为主尊阿闍由八吉祥环绕，具体描述如 <sup>27</sup>：

八叶莲瓣之中央，金刚大杵以绘制，八莲瓣上见八物，吉祥结与圣法轮，莲花以及圣宝幢，伞瓶海螺与金鱼，依如次第作绘制。

<sup>19</sup> 相关研究见张长虹：《西藏阿里帕尔嘎尔布石窟的两幅曼荼罗图像及相关问题研究》，《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95－106；《西藏西部仁钦桑布时期佛教遗迹考察》，《西藏研究》，2008（1）：54－59。  
<sup>20</sup> 北京版未见，德格版 No. 2633。

21 北京版 No. 3459, 德格版 No. 2632

22 北京版 No. 3460, 德格版 No. 2635

23 ହୁଣ୍ଡୁରୁଦ୍ଧାତ୍ମକାଜ୍ୟନ୍ତି ମରିଯୁ ଶାନ୍ତିରୁଦ୍ଧାତ୍ମକା ସିଙ୍ଗିରା ଶାନ୍ତିରୁଦ୍ଧାତ୍ମକା ଶାନ୍ତିରୁଦ୍ଧାତ୍ମକା । 2006: 963-964.

24 ହୁରୁଣ୍ଡିନ୍ଦ୍ରାସ୍ତ୍ରାଜ୍ଞାନିକ୍ ସମ୍ପଦିଶାଳା 2006: 964-9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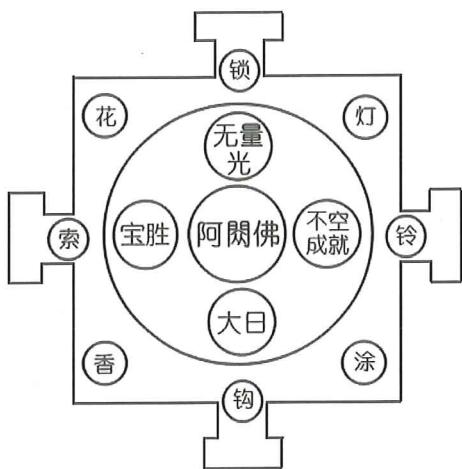
25 ଶ୍ରୀ ପାତ୍ର ଦୁଃଖ ମୁକ୍ତ ଆନ୍ଦୋଳିତି ମଧ୍ୟ ଶାନ୍ତି ସମ୍ବନ୍ଧ 2006: 966.

<sup>26</sup> නුදු සූචිත දායාත්මක අංශ මධ්‍ය මධ්‍ය මාලා 2006: 9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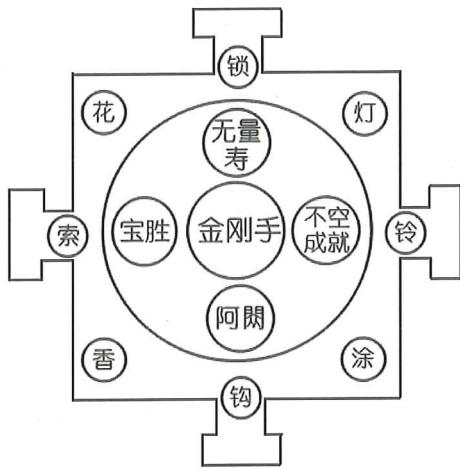
27 “ବ୍ୟକ୍ତିରେ ଆମା ପଦକାଳରେ ନାହିଁ । ଆମା ପଦକାଳରେ ନାହିଁ । ଆମା ପଦକାଳରେ ନାହିଁ । ଆମା ପଦକାଳରେ ନାହିଁ ।

དྲବ୍ୟ-କୃତ୍ୟା-ପରିଚ୍ୟା-ଦର୍ଶନ ॥ ଶନ୍ତିଶାସନ-ଦର୍ଶନ-ଶାଖା-ନୂର-ଦର୍ଶନ ॥ ଶୈଅ-ଶ-ମନ୍ତ୍ରିକ-କୁଣ୍ଡଳ-ଶିଷ୍ଟ-ପରିଚ୍ୟା ॥ ହାତ-ଶିଖ-ଦର୍ଶନ-ଶାଖା-ଯେତି-ମନ୍ତ୍ରି-ଶନ୍ତି-ଦର୍ଶନ 2006: 965.

28 德格版 No.2655, 北京版 No.3479。



图四 净除诸业障之世尊阿閦佛曼茶罗  
(作者绘制)



图五 恶趣清净怛特罗金刚手十三尊曼茶罗  
(作者绘制)

在后世传播得极为广泛<sup>29</sup>。

可见，后弘初期阿底峡所传的阿閦佛曼荼罗仪轨已明确指向了清净业障、度亡荐生的功德方向，这与《恶趣清净怛特罗》所宣扬的基本义理取向极为吻合，故有意将二者加以融合，显现阿閦佛之净除恶业孽障、往生清净的殊胜伟力，并借此现世功德逐步于信众间树立阿閦佛礼拜之风，并由此逐步导向纯粹的瑜伽修习的过程中来，置换出阿閦佛的尊崇宗教义理地位。这应当与《秘密集会怛特罗》等无上瑜伽经典的传译、金刚乘信仰于后藏地区的勃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 四、西藏西部过街塔阿閦佛图像

置阿閦佛为金刚界五佛之中尊的仪轨尝试并非仅见于此，在西藏西部的过街塔中，这种情况尤为普遍。据笔者目力，此类过街塔最早约于 12 世纪末至 13 世纪初出现在拉

<sup>29</sup> 后世所传多冠以阿底峡传“世尊金刚不动如来九尊坛城”之类名号。如 ད୍ଵେଶ· བ୍ରାହ୍ମନାନ୍ଦା· ଶ୍ରୀଚିତ୍ରନାଥ· ଶ୍ରୀକୃଷ୍ଣାନ୍ତା (15) ଶ୍ରୀକୃଷ୍ଣାନ୍ତା ପରିମାଣା ପରିମାଣା volume 2, Kathmandu: Sachen international, guru lama, 2004: 503-528.

达克 (Ladakh) 和桑噶尔 (Zangskar) 地区<sup>30</sup>，并一直流传至今。当地僧众将其称作“Kakani chorten”；而“Kakani”一词正源自上文述及的阿闍佛曼荼罗主尊阿闍佛之真言“**࿈·ং·ং·**  
**ও·ং·ং·**”<sup>31</sup>，僧众对阿闍佛的礼拜观想在后期的仪轨文本中已固定为“**ং·ং·**”这一种字  
符号。

如萨迦派祖师俄钦·贡嘎桑波 (୯୮-ଛେତ୍ର-ଶୁକ-ଦ୍ୱାର-ପତ୍ରନ-ଦ୍ୱୀପ 1382 – 1456 年) 所作的《世尊不动如来度外境亡者仪轨》<sup>32</sup> (ନକ୍ଷତ୍ର-ଭୂକ-ଦ୍ୱାର-ଶୈ-ବ୍ୟାପିକା-ପତ୍ର-ଶୁକ-ଦ୍ୱୀପ-ହିନ୍ଦୁ-ଶୁକୁ-ମନ୍ଦିର-ଶୁକ-ପତ୍ରନାମ-ଶୁକୁ), 此文本是以阿闍佛坛城为基础展开的度亡仪轨, 其中所说的便是上文所述的阿底峡所传的阿闍佛坛城, 文中对主尊阿闍佛的描述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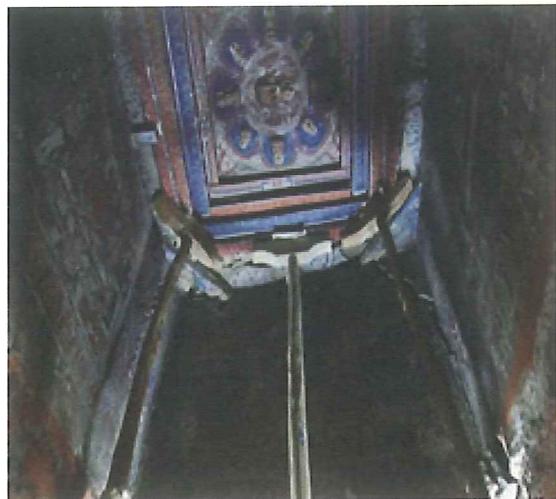
于象座中升起空性，各式莲月圆轮之上，观想<sup>ༀ</sup><sup>༔</sup><sup>ༀ</sup><sup>༔</sup>等圣音尊胜显现，月轮之上见陀罗尼的诸多净白字母。从中外摄万丈光芒。顶礼。净除众生之一切恶行与一切业障。吸聚真言字母，自我完全变幻为世尊金刚不动佛，身色如同高妙山之青色，一面二臂，右手触地印，左手禅定印，并执持五股金刚杵，头发结发髻，严饰诸宝，丝绸裙，现三十二相与八十种好，金刚跏趺坐。

可见在后期仪轨中不仅更加强调观修阿閦佛在超度亡魂等现实功能方面的义理作用、推动其在广大信众群体间的流传，而且似乎也通过过街塔这一公共礼拜空间逐步建立起其稳固的群众信仰基础。事实上，借用过街塔这一特殊的仪轨空间而将阿閦佛尊为金刚界五佛主尊的情况在 13—15 世纪的喜马拉雅西部地区是十分普遍的。这种佛塔样式的出现配合了此期逐步盛行的无上瑜伽思想中对金刚部主尊阿閦佛的推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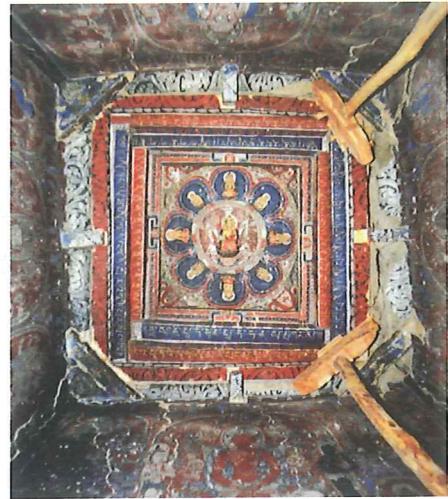
<sup>30</sup> 拉达克与桑噶尔地区的过街塔研究见 Kath Howard, "Archaeological Notes on Chorten (mChod-rtan) types in Ladakh and Zanskar from the 11th-15th Centuries", *Proceedings of the Fourth and Fifth International Colloquia on Ladakh*, Bristol 1989 & London 1992. London: SOAS Studies; Christian Luczanits, "On an unusual painting style in Ladakh", *The Inner Asian International Style 12<sup>th</sup>-14<sup>th</sup> Century: Papers Presented at Panel of the 7<sup>th</sup>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D.E. Klimburg-Salter & Eva Allinger eds., 1998:151-169; Quentin Devers, Laurianne Bruneau and Martin Vernier, "An Archaeological Account of Ten Ancient Painted Chortens in Ladakh and Zanskar", *Art and Architecture in Ladakh: Cross-Cultural Transmissions in the Himalayas and Karakoram*, Erberto Lo Bue and John Bray eds.,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14:100-140; Roger Goepper, "The 'Great Stupa' at Alchi", *Artibus Asiae*, Vol.53, No.1/2 (1993): 111-143.

<sup>31</sup> 美国西北大学林瑞宾（Rob Linrothe）教授首先提出了此种佛塔的名号与阿闍佛真言的对应关系。“Two Field notes from Zangskar: A Kashmiri Sculpture in a Personal Shrine and The Etymology of 'Kankani' Chorten”, *Mei shou wan nian (Long Life without End): Festschrift on the Occasion of Roger Goeppen's 80th Birthday*, Jeong-hee Lee-Kalisch, Antje Papist-Matsuo and Willibald Veit, eds. Frankfurt: Peter Lang Verlag, 2006; 167-179.

32 ཁୁ-କେ-ଶୁ-ଦ୍ୱା-ର-ଷତ-ହେ-ନ୍ତି-ପା-ଦ-ରୁ-ବା TBRC W11577, Volume 4: 419-4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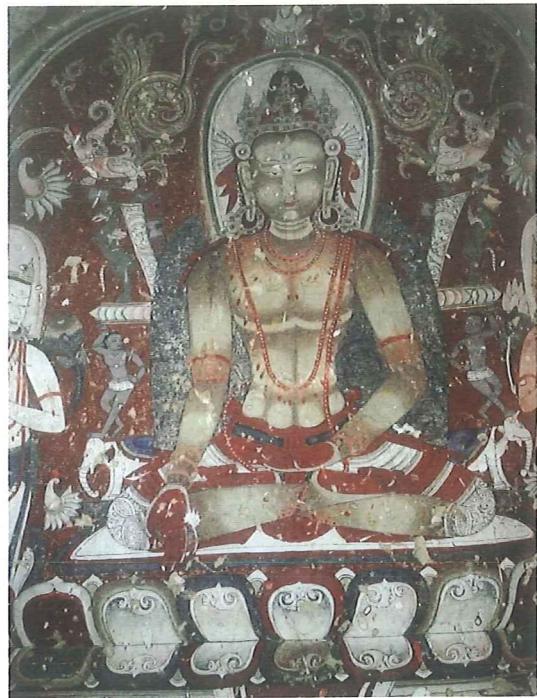
图六（1）纽玛过街塔内部结构



图六（2）阿闍佛曼茶罗



图六（3）无量寿佛



图六（4）宝生佛

（采自 Peter van Ham, *Heavenly Himalayas: The Murals of Mangyu and other Discoveries in Ladakh*. New York: Prestel Publishing, 2007: 27、28、29）



图七 大日如来

(采自 Quentin Devers, Laurianne Bruneau and Martin Vernier, "An Archaeological Account of Ten Ancient Painted Chortens in Ladakh and Zanskar", 2014: Fig. 4. 21.)

其中最典型者为芒域 (Mangyu) 地区的纽玛 (Nyoma) 过街塔，其年代近 14 世纪上半叶与甘珠尔殿相近。纽玛过街塔内顶部亦见与甘珠尔殿内配置完全相同的阿閦佛曼荼罗 (图六 1、2)，此处将此种突出阿閦佛加持思想的金刚界五佛形式表现得更加鲜明<sup>33</sup>。纽玛过街塔内四壁绘制大日、宝生、无量寿、不空成就四如来，诸佛皆由二身菩萨胁侍；每壁除主尊及胁侍菩萨外还描绘有六尊菩萨、佛传故事、上师传承等题材 (图六 3、4，图七)。

纽玛过街塔内顶所安置的阿閦佛曼荼罗中共安请九身尊像，并以浮雕手法呈现，外凸于墙面，皆满涂金黄色。中央阿閦佛一面二臂左手禅定印，右手触地印；环绕阿閦佛

<sup>33</sup> 纽玛过街塔壁画的相关介绍见 Quentin Devers, Laurianne Bruneau and Martin Vernier, "An Archaeological Account of Ten Ancient Painted Chortens in Ladakh and Zanskar", 2014: 100-140.

通过纽玛过街塔的壁画我们可以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此类阿闍佛曼荼罗在金刚界五方佛系统中对修习者加持灌顶的义理设计。修习者通过头顶的阿闍佛曼荼罗及与之相关的观想真言而获取和合智慧与方便的殊胜法门，由此升入清净彼岸世界。这是西藏西部以过街塔空间显现清净业障之阿闍信仰的典型例证。这种置阿闍佛曼荼罗于过街塔内顶部的设计，与甘珠尔殿安置阿闍佛曼荼罗于门楣上方的目的是极为相近的，皆将观修阿闍佛曼荼罗视为进入五佛清净世界的根本路径。

事实上，体现阿閦佛的清净恶业之功德并非仅限于此种阿閦佛曼荼罗，在西藏西部地区亦有将单尊阿閦佛置于过街塔内龛顶部，配合四壁的大日如来等四佛而成为金刚界五佛系统的情况<sup>34</sup>，典型者如位于桑噶尔（Zangsar）的嘎夏（Karsha）过门塔、伊恰过街塔（Ichar），阿奇寺的夏绒曲登过街塔（Shangrong）。据图像风格来看，嘎夏（Karsha）过门塔或可溯至12世纪末13世纪初期。塔身通高8.5米，底宽5米，藻井顶部为流行于中亚石窟的套斗顶制式，斗心部分绘阿閦佛，身蓝，戴三叶佛冠，左手禅定印，右手触地印，跏趺于双莲之上，背光深红并辅以白色环圈，左右上角现两身坐像胁侍菩萨，左右下角见两只白象（图十1）。在第二层平面上，绘金刚烧香女等内外八供养，四方绘制四摄菩萨，诸神之间以卷草纹、团花纹、八吉祥为饰。藻井下方四披，绘制大日如来、宝胜佛、阿弥陀佛、不空成就佛，较斗心处的阿閦佛色彩清淡且构成疏松（图八2—4），每壁皆约高1.2米，宽1.8米，诸佛形貌现东印度波罗式样，多重叶冠，高发髻，两侧皆有立相胁侍菩萨。值得注意的是，大日如来由毗卢巴（Virupa）和一位印藏祖师胁侍。诸壁面顶角处还绘有观音、文殊等菩萨像<sup>35</sup>。此过街塔的券顶主尊亦置换为阿閦佛，而大日如来则置于东方。

<sup>34</sup> 杨清凡：《藏传佛教阿閦佛图像及相关问题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对此作了较为集中的梳理，限于篇幅不一一述之。

35 Rob Linroth, "Deconsecration and Discovery: the Art of Karsha Skadampa chorten Revealed", *Orientations*, 2001 (12): 52-63.



图八（1）嘎夏过门塔藻井所见阿閦佛



图八（2）嘎夏过门塔南披宝生佛



图八（3）嘎夏过门塔南披宝生佛



图八（4）嘎夏过门塔南披宝生佛

（采自 Rob Linroth, "Deconsecration and Discovery: the Art of Karsha Skadampa chorten Revealed", *Orientations*, 2001(12): Fig.9, 11(b), 11(c), 11(d) )



图九（1） 隆本过街塔大日如来与阿閦千佛



图九（2） 隆本过街塔阿弥陀佛与阿閦千佛

（采自：<http://www.luczanits.net/gallery3/index.php/docu/Alchi/Lonpo-Chorten>）

阿齐寺（Alchi）杜康殿以及寺院内的两座过街塔内也都表现有鲜明的阿閦佛信仰。如年代约于12世纪初期的阿齐寺杜康殿（Dukhang）中便有表现阿閦佛东方净土与阿閦千佛的壁画<sup>36</sup>，这种突出的阿閦佛崇拜在同期的其他地区是极为罕见的，13世纪上半叶的阿齐寺的大过街塔内亦绘有阿閦千佛的形象，而且小过街塔之内塔顶部则绘有佛装阿閦佛。在年代约为13世纪中后叶的阿齐隆本（Lonbon）过街塔内不仅表现了阿閦佛的千佛形象，更加入了以阿閦佛为主尊的菩萨装金刚界五方佛（图九1、2）<sup>37</sup>。综合来看，阿齐寺的诸座过街塔内所表现的阿閦佛图像流变鲜明地呈现了后弘初期至14世纪该尊之礼拜思想上的完整演变脉络。

随阿底峡及仁钦桑布等人所作的相关仪轨的流传，阿閦佛信仰于后弘初期的传播最初应是借助其作为净除业障、清净度亡的观想本尊而在民间广泛地流传开来。此时西藏西部地区已经展现了高涨的阿閦佛崇拜，并多现以大乘佛教题材。而随无上瑜伽部经典的广泛传播，尤其是仁钦桑布对《秘密集会怛特罗》（*गुह्यसमाज तन्त्रम्* Guhyasamāja Tantra）的翻译，金刚乘无上密法思想逐步弥漫于后弘期的观修仪轨之中，而过街塔这一特殊的塔庙空间应是对此时逐步兴起的金刚乘化的阿閦佛信仰的鲜明体现，将原先世俗性的阿閦佛礼拜活动逐步纳入到瑜伽观修的密教仪轨中来。

36 Roger Goepper, "Aksobhya and His Paradise: Murals in the Dukhang of Alchi", *Orientations*, 1999 (1): 16-21.

37 Roger Goepper, "The 'Great Stupa' at Alchi", *Artibus Asiae*, Vol.53, No.1/2, 1993: 111-143.

## 五、结语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看到夏鲁寺甘珠尔殿阿閦佛曼荼罗的图像配置与真言题记皆表现出了与布顿·仁钦珠的《净除诸业障之世尊不动佛曼荼罗仪轨》的深刻对应关系，而此类尊阿閦佛为金刚界五方佛主尊的坛城仪轨应与《恶趣清净怛特罗》有着密切关联。绘制此种阿閦佛坛城于甘珠尔殿内不仅表现了其中清净恶趣的现实礼拜因素，而且更多地配合了殿内的瑜伽修行仪轨，对入殿礼拜者施以加持，以授其清净法门，由此凸显阿閦佛在后期金刚界曼荼罗仪轨中的尊崇地位。

此类阿閦佛礼拜模式在西藏西部地区的过街塔中广泛出现亦是极具深意的。首先透过“Kankani chorten”这一至今流传的特殊塔名，我们便可以看出过街塔这种建筑类型与阿閦佛信仰之间的对应关系；其次目前所见到的13世纪之后的西藏西部过街塔基本都具备了在瑜伽观修中加持阿閦佛仪轨灌顶的义理特征，联系到拉达克地区在后弘初期所显现的浓厚的阿閦佛东方净土信仰，我们似乎能够以此梳理出金刚乘佛教在后藏地区的初传、发展、演变的具体形态。总之，这种阿閦佛曼荼罗仪轨于14世纪在后藏地区的出现，应着重考虑两方面因素，首先，后弘初期阿底峡、仁钦桑布等译师所传译的众多旨在净除恶业的阿閦佛仪轨，由此形成了广泛的阿閦佛民间信仰基础；其次，与《秘密集会怛特罗》等无上瑜伽教法的广泛传播而逐步兴起的金刚乘信仰亦有着直接关系。

◆ 王传播 浙江大学汉藏佛教艺术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